PATHFINDER
LOST DYNASTY
搜影者
失落的王朝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 · 著
史国强 · 译
史上唯一连续两年荣获雨果和星云奖的科幻奇才
奥森·斯科特·卡德继《安德的游戏》之后
又一史诗幻想巨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搜影者 2
失落的王朝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史国强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1-2011-21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搜影者. 2, 失落的王朝 /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史国强译. --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43-5786-8

Ⅰ. ①搜… Ⅱ. ①奥… ②史…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1021号

TITLE: PATHFINDER
AUTHOR: ORSON SCOTT CARD
Copyright: © 2010 BY ORSON SCOTT CA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Modern Pres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搜影者 2：失落的王朝

作　　者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译　　者	史国强　译
责任编辑	崔晓燕　王晓娇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786-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弗莱科默的宅邸…… 001
第二章　信任…… 018
第三章　死角…… 041
第四章　学者…… 060
第五章　在过去里搜寻…… 091
第六章　阿瑞沙·希塞莫…… 116
第七章　科诺索知道的秘密…… 137
第八章　面条…… 159
第九章　出逃…… 192
第十章　马车…… 235
第十一章　从上面跳下来…… 274
第十二章　智能助手…… 296

第一章　弗莱科默的宅邸

智能助手说："我们陷在半道上了。我们试着去避开，因为我们不知道在里面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大多数的电脑推测宇航船在里面可能四分五裂。"

兰姆正在浏览送来全部有关船身的报告："我们不会四分五裂的。我们依然完好无损。"

智能助手说："可不仅仅是完好无损。"

兰姆问："还能比这更好吗？"

"我们的宇航船包括我们自己，都将有18个化身要通过另一维度。"

兰姆极力想象智能助手描述的状态。

"但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时空领域里。"

"当我们进入另一个维度之后，因为量子的作用，19艘宇航船都要分先后进入。每艘船相隔大约4秒，因此我们之间都有安全的距离，但所有的宇航船不能提速，也不能生成新的空域，免得与另一艘船相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兰姆说："在每艘船上都有一个你的化身对我的化身说话？"

"所有的智能助手都报告说，所有的兰姆都在同一时间里失去知觉。我们把你放在同一个位置上，系上安全带，等你醒过来，然后你才能告诉我们怎么办。我们都在对兰姆说话，而且使用的都是相同的语言。"

兰姆说："该死的太空时间。"

智能助手说："已录入，第19次。"

兰姆说："如果所有的我在同一时间说同样的话，那不是在说废话吗。"

"这是无所谓的。"

"但说不定我们中的一人行为有所变化，我们会发生分歧。"

智能助手说："你们无一例外，都会在同一个时间里说话。"

"如果我们的意见发生分歧，那每艘船上的智能助手和电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不知服从哪一个兰姆·奥丁。所以，我命令你和其他所有助手马上把我之外的所有化身都杀掉。"

女王——他的母亲——把他接下轿来，扶他站在花园内光滑的石道上。"我漂亮的小伙子。"她边说边朝后退了半步，上下打量瑞格。

"我还算英俊。"瑞格说，因为漂亮这两个字用在他身上不大合适，还从来没人说他长得漂亮或长得好看。在O城大家羡慕的是他身上的衣服和兜里的钱财。

她伸出手去，将瑞格揽在怀里："我是用母亲的目光端详你，

我还以为你早就不在了。”“是吗，母亲？”瑞格轻轻地问道，“母亲以为我死了吗？”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这也是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如果母亲以为他死了的话，那就证明她没有派人将他送到宫外免遭不测，这也说明他没有被人抢走——因为要是他被人掠走了，母亲可能以为他还活着，有人还想把他扶上王位。此时母亲以为他死了，那或是抢走他的人有意隐瞒真相——留下一封短信，在周围洒上动物的血，还有其他证据——或者是母亲亲手把他送走的，目的是将他杀掉。

在这个家族里亲人相残的事并不少见。这个家族里的母亲们对亲生的男孩子并不总是善良的。

“你要谨慎才是。”她对着他的耳朵喃喃地说。她传递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这不是私人见面，是公开见面。她说的话可能言不由己，并非句句都是真的。有些事她要有意让周围的人听见并信以为真。因此，他无法探听自己和母亲的过去，他只能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

因为瑞格依然生死未卜，所以母亲的暗示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与此同时，他也不知道谨慎二字在母亲那里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母亲不想让他说话。

瑞格还能等待。此时他不禁为母亲伤心起来，一个女人就连与她失散很久的儿子见面都要对她说的每句话，做出的每个动作，采取的每个行动谨小慎微的。

与囚犯不相上下，这都是因为她先人留下的罪恶，她如同生活在狱卒周围的囚犯；身边的人都可能是告密者。

姐姐在哪里？为什么谁也没有提到她？瑞格没有问，现在还不能问。片刻之后瑞格从母亲怀里抽出身来。此时瑞格环顾四周，发现院子里至少还有二十几个人，他身后还可能站着更多的人。赫格娅·希塞米女王已经认下他这个王子，而且没有等到白天来临再看他一眼——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大概她接到将军派出的信使的报告之后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将军或者是王室的成员，这就能解释为何瑞格一个人被关在客舱内，坐船赶来之前手脚还要戴着锁链，头上扣着袋子。所以等将军找到王子的时候才要虐待他。正如赫格娅·希塞米为了作秀还要紧紧地拥抱他——虽然她恨不能马上就把他除掉，这才能让祖母阿皮提卡传女不传男的遗志继续下去。

瑞格笑着说："母亲，我把你的生活变复杂了。"他注意她听见这句话之后的反应，一丝不快在她的脸上一闪而过。那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忧惧？是的，那是忧惧。她可能害怕瑞格鲁莽行事，他说的话可能葬送所有的希望。

瑞格并不知道她为他做了怎样的安排，所以无法告诉她他理解她的困境。如果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的话，那她一定要猜想他在搞什么名堂，他接受了怎样的训练，是谁指点了他。所以瑞格想告诉她，从来都没人指点过他，他不过是自己而已，他是在装天真。如果她聪明的话，她能让他继续装下去——因为他越是无能，反对王室的人就越轻视他，那些拥护男性继承权的人就不大可能打倒她，扶植他做一个名义上的新国王。

回答的人不是他的母亲。一个男人说道："我的生活才被你

变得复杂了，我的小伙子。”瑞格将目光转向说话的男人——对方身材高大，身着朴素，但衣服的质料都是最好的，而且做工讲究。这身衣服是有意告诉外人他既有钱又谦虚。

瑞格问：“你是我母亲善良的东道主吗？这是你的家吗？”那男人深鞠一躬。

这事是容易猜出来的——一方面是他说的话，另一方面瑞格早就听说过王室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才做出上述判断。此外瑞格还有其他判断，但他没说出来：革命委员会一定信得过此人，不然革命委员会是不会允许王室成员住在他家里的，他必然对委员会言听计从。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他仅仅是装成委员会的人，骨子里依然是拥护王室的人。不过，父亲反复告诉过他，两边都信赖的人结果两边都不信赖。如果你想扮演两面派的话，那这两派怎么知道你到底对谁说谎了？结果两派都不相信他。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此人站在哪一边，他一定不是瑞格的朋友。瑞格说：“我要告诉你，我自己能付得起钱。不过，要是赫格娅·希塞米认了我这个儿子的话，那我所有的财物等于被没收了，我别无选择，只好听凭你来照顾了。”

“你将发现我在方方面面都是你真诚的朋友，如同我对待你的母亲。”

瑞格说：“那你确实是个勇敢的人，因为一定有不少人不同意你收留被诅咒的王室家族，他们世代压迫大墙内的世界。还有很多人也不能高兴，因为王室家族又来了一个男性，这实在出乎

他们的意料之外。”

瑞格说完之后周围有几个人倒吸了几口气——这些人赤裸裸地表达了他们的情感，但让瑞格高兴的是，他母亲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转向周围的人——就他所知，他们可能是仆人，宫廷的大臣，怀有敌意的公民，或革命委员会的人——说道：“你们以为对人人皆知的事我还要佯装不知吗？过去我很无知——收养我的人总想让我无知，所以在几周之前我才听说，我与王室可能有联系。此后这事我也知道了不少，所以我知道我的存在令人人感到不安，这其中还有我。”

母亲说：“安与不安还在其次，你的存在使我感到的仅仅是高兴。”

瑞格对她说：“我一生都在为母亲祝福。但作为共和国的良好公民，我从来没有为女王祝福。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我想得到的是母爱，但我对有可能成为女王的人并不在意。”

那男人说：“说得好。因为王室这几个字不过是家谱上的事——在这座城里没有人不对生活在革命委员会统治下感到幸福，一两个有意见的人那要另当别论。”

瑞格对此人的圆滑感到惊叹。他这番话的目的或是想告诉他的主人他还是忠诚的，或是想用谎言掩盖他的忠诚。反正此人的表演有些过火，所以瑞格判断，此人也不指望有谁真能信他的话。

或者——仅仅有这种可能——他是个白痴，不知道他这番

话传递的信息。旁边有人说："瞧瞧人家的头发。"另一个人说："还有他华丽的衣着。"

瑞格转向后者："当时我买了这些好衣服，我还以为父亲留给我的钱我是可以花的。我被捕时所有的衣服都被将军没收了，后来他还允许我穿这些衣服，那是因为我穿上合身，其实我不穿衣服坐在轿里才对，不过，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很高兴变得一身轻，我穿什么都可以，谁借给我的衣服都行。"

几个人在窃窃私语。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说道："你不要告诉我们，这个角色你从来都没练过。"

"父亲指点我扮演众多的角色，我想这大概是他的用意。"

那人又挖苦地说道："指点你演戏吗？"

瑞格说："是的，最低级的演员，政客。"周围传来惊叹，还有一些难以压抑的笑声。

瑞格问道："先生，你是人民革命委员会的秘书，对吗？这不过是我的猜测。"父亲对瑞格说过，其实委员会的秘书就是委员会的领袖——但在这个颠倒的政府里，职位越高权利越大，称呼却越低下。父亲说，话语的意义都发生了变化，后来秘书变成一个新的说法，等于国王或皇帝。

那人又说："现在这确实是我的职位。"

瑞格说："求求你，先生。我们这里都是忠诚的公民。这个职位你能担当一生。"

"我的任期是 1 年，都是固定的。"

瑞格轻轻一笑，说道："但已经连任了 14 次，当然还要一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次地继续连任下去，等到身体衰老，实在不行了，才能结束。”

瑞格说的是真话——大家都知道革命委员会的秘书是终身制的——但把真话说出来怕是要冒犯人家。现在周围既没有人惊叹也没有人发笑，不过是低低的说话声。母亲，这个角色我演得还行吗？你能明白我的用意吗？

那个名字叫俄巴德的秘书气呼呼地朝前迈了一步。瑞格说：“父亲对我说：‘要承认众人都皆知的事。’我感谢你为世界人民任劳任怨，感谢你还将继续为我们做出牺牲。”说完之后瑞格在秘书面前跪了下来。

母亲站在瑞格身后说道：“我儿子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坦白，但他不知如何才能把话说明白。要是我能把他留在身边的话，那他的言行必然有所改善，身上减少一些自高自大。”瑞格暗暗说道：说得好，母亲。让他们知道你我有所不同。

但等瑞格转过身来之后，装得一脸无辜，仿佛受到了伤害，说：“母亲，在这个诚实的共和国里，指名道姓有什么不妥吗？”接下来他又追问了一句，“比如，我们慷慨的东道主收留王室成员，事先一定要得到委员会的同意，这等于说他是为俄巴德先生效力的。我们知道委员会不能容忍另一个家族取代我们家族古老的血统，俄巴德的父亲俄巴恩在他之前就是秘书，在他之后善良的卡罗斯仅仅做了 3 年，然后是子承父业。这足以证明父亲的雄才大略传到了儿子那里。才能如此卓著的人谁能取代，傻瓜才有那个想法。”

瑞格发现有几个人正在悄悄离开，这些人担心俄巴德知道他

们在这听瑞格大放厥词，其实瑞格的每句话都说中了对方的要害。瑞格扫了一眼他们留下的痕迹，心想等他一有机会一定要先弄明白他们的去处，因为这些人大概已经知道政府对他们并不信任。如果瑞格想要找到朋友的话，那他们才是选择的目标。

瑞格觉得说这番话是值得的，即使冒险也在所不惜。因为连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说真话”是这次革命所倡导的，所以他刚才的这番话不可能被对方当成迫害他的证据。事实上，瑞格有意当众冒犯对方，这就使得他们没法对他下手，因为他已经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换上其他人总要三缄其口，所以革命委员会不敢把他怎么样，更不敢公开审判他，他们害怕瑞格在更公开的场合发表演说。

用真理的大旗掩盖的政权最害怕真理，要是有人戳穿他们的伪装，他们将失去权威。此外，瑞格还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父亲教会他如何使用政治技巧，他也能运用自如，又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活得更充实，他也不想变成别人的玩偶，所以为什么不大胆一些，先让自己痛快一阵子，就算死了也值得？

瑞格说：“这个园子很可爱呀！周围的建筑更是非同一般。现在食不果腹的人如此众多，委员会居然把偌大一座宅邸放在一个人手里，对此我感到惊讶。东道主先生，请问你的尊姓大名？我想知道，这一大笔公共财产，委员会托付给了谁。”

宅邸的主人听完之后脸色变红，他稍稍哈腰，说道：“我是弗莱科默。”

瑞格说：“亲爱的朋友弗莱科默，我们可以进屋吗？我担心

阿瑞沙·希塞莫的蚊子正在品尝我，发现我很可口。”

弗莱科默殷勤地说道：“这个三角洲是一片沼泽。生活在我们这里的人总要被蚊子咬上十几口，他们都习惯了。请，先跟我进厨房，我猜你很可能先要请厨师允许你吃上一两口。”

“我很高兴在厨房里帮着打下手，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弗莱科默先生，我这个人做饭还有两手，尤其是做腌渍好的野味。”瑞格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话将在听众那里留下怎样的印象。无拘无束的坦诚，在林子里养成的粗犷的性格，不怕吃苦的精神——这些插曲将在城中马上传开。就算委员会下令不许人民暗中议论他的到来，他的这番如此出众的表现也必然变成街谈巷议的话题。其实他等于向仆人和宫里的官员送上了钱币，这钱币要比真正的钱还实在。他把天大的秘密告诉了他们。对平民百姓来说，要是能知道高层人物的秘密，那比什么都有价值，他们中有几人能抵挡诱惑，把秘密埋在心底？凡是听说的人都想告诉别人，等到次日清晨，怕是有好几千人能听说瑞格的故事。城里知道他的人越多，在乎他的人越多，喜欢他的人越多，对他的滑稽行为感兴趣的人越多，他就越是安全，因为这些人将对他的点点滴滴穷追不舍。如果安波和面包能赶到阿瑞沙·希塞莫的话，他们从传言里也能知道瑞格的所在。

瑞格知道母亲并不赞成自己的行为。但这也不必惊讶，据他所知，母亲希望他死掉，希望借委员会的手替她除掉瑞格，但现在这事已经不大可能。弗莱科默也不大高兴。此前大多数朝臣大概还以为弗莱科默真是王室的朋友，不顾危险收留王室一家。现

在他们有理由相信，弗莱科默根本不是王室的朋友，不过是一座监狱的守门人。

不过，俄巴德的态度最为重要。母亲领着瑞格走进屋内，边走边说她要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先吃上一顿饭。俄巴德听后宣布告辞，之后将胳膊搭在瑞格的肩上，大声地说："小瑞格，先送我到门口。"

瑞格把他送到朝街外敞开的大门口。俄巴德轻轻地说了一句："对新手来说，你演得挺好。"

瑞格回了一句："这是一出戏吗？我发现大家都不太满足。"

"棋胜一着，这是暂时的，所以你还安全，但人民的支持是靠不住的。要是流言飞语把你刻画成另一副嘴脸，尤其是那副嘴脸是你的本来面目，那他们将把你撕成松鼠大小的碎片。"俄巴德说完之后，迈开大步走了出去，留下瑞格站在里面。有人过来将大门关上。

厨房内的瑞格马上坐在仆人身旁，这些仆人正在为次日的三餐做准备。虽说瑞格不知道如何烧制上等菜肴——他把面包和糕饼一类食物视为魔术，其实父亲早就告诉他发酵的原理——但他知道如何削胡萝卜，剥土豆皮，挖苹果核和桃核，这些东西都是次日炖菜和馅饼的材料。还没等弗莱科默命令厨师如何安排瑞格，瑞格手里已经拿上刀子，坐在小仆人身旁，替他追赶其他工友了。

弗莱科默说："那不是王子干的活。"

瑞格马上抬起头来，朝他惊讶地望去："先生，要是王室还存在的话，那你说得对。现在王室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哪来的王

子。厨房里有活，我来帮把手。”瑞格又转向厨师，“先生，我这把手还行吗？”

厨师说：“先生，很好，但你不能称我先生。”

瑞格问：“你不比我年长吗？父亲告诉我，凡是比我年长的人都要称他们先生或夫人，这是尊重他们的智慧和年纪。”

“智慧和年纪，”弗莱科默重复一遍，大笑起来，把瑞格的话当成了玩笑，“年轻人才以为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福，我们的骨骼在咔咔作响，头发越来越少，消化又不好。”

瑞格说：“要是我能活到这把年岁，骨骼作响，头发掉落，胃肠还能使我夜里无法入睡的话，那我就是有福了，而且很有智慧。”弗莱科默又笑了起来，又把瑞格的话当成了幽默。这时瑞格注意到——因为他不能正视母亲，他只能借助眼角的视线——母亲轻轻点了点头。此刻母亲能不能理解他的用意，同意他扮演的角色？

厨师对弗莱科默说：“我们照顾小伙子吃饭，然后再找人领他回房间——我们都知道哪一间是为他准备的。”

瑞格说：“房间？为我准备的？我走了好远的路，这可太好了，我等会儿就过去。我不用吃太多东西——几片面包，一片上等的奶酪就行了——等我把这些苹果核都挖出来，马上就睡觉。”

话虽如此，但瑞格并不想走进为他特殊安排的房间，要是有人设下陷阱的话，那陷阱一定在房间里。他最好的办法是找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入睡，那个地方人越多越好。

弗莱科默问道：“你母亲要和你说话，你还想让她继续等着吗？”

瑞格说："那边不是有个凳子吗？我母亲可以坐在上面，我一边挖苹果核一边听她说话。"他这句话吓了众仆人一跳，但他面带微笑，环视众人，说："怎么，我母亲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在这边吗？正好我们都可以见她一面！"

弗莱科默说："我们敬爱的赫格娅夫人不可能在厨房里当帮手。根据法律，她不能把手放在刀上，厨房的刀也不行。"

瑞格边说边抬起挖苹果的刀子："但这不是匕首。"

弗莱科默说："小伙子，你用刀子戳水果，根据法律，这刀子就是匕首。"

"这可是吓人的凶器呀。"瑞格边说边笑，"够可怕的——想想能被这东西戳死。"他把挖苹果的刀子抵到胸上，稍一用力就能扎进肋骨！有几个仆人忍不住还是笑了出来。这是次日上午将在城里传开的又一个故事。

"母亲，夜深了，我请母亲入睡安歇，等明天我们再说话。我在船上和轿子里睡得挺好，因为坐在上面挺平稳的。"瑞格在入夜之后一般是不睡觉的——先前他之所以要睡在船板上，就是怕自己对意外事件无法做出迅速的反应。

弗莱科默和母亲又在厨房里逗留片刻，母亲原来是想坐下来和他说话，她并不在意厨房里的其他工友，但弗莱科默半道插话说："瑞格少爷，你真是个让人无法预料的小伙子！"

"真的吗？在镇子里他们都把我当成迟钝的人，出格的事我一件都没做过。"

弗莱科默说："这话我不能相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